

张籍是故乡的名片

——《张籍传》后记

徐 斌



《张籍传》

徐斌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我读到高中时，都没听过张籍之名。读大学时，读到《秋思》《节妇吟》《野老歌》等篇，始知张籍之名，但是印象不深。1998年夏天，我调入和县第二中学教高中语文，家住桃花坞小区，小区近旁有桃花坞公园，稍远些有桃花坞广场，再远些有桃花坞大桥。一查资料，这桃花坞有典故，说是为了纪念唐代和县诗人张籍，因为张籍曾在桃花坞读书。城南有文昌塔，七层六面，青砖砌就，说是明代建筑，为纪念张籍而建，因为张籍字文昌。2004年，全国高考语文试卷，以张籍《秋思》为阅读材料，并指出他的诗歌风格是“看似寻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艰辛”。再查资料，原来张籍不仅是位著名诗人，而且还与孟郊、韩愈、白居易、刘禹锡等著名诗人有诗作唱和。自此常以张籍故乡人为自豪，但对张籍的了解还是很少。

2015年，和县文化研究会成立时，由薛从军先生引见，见到巢湖学院教授、我的本家徐礼节先生，始知张籍生于乌江，成年后举家迁居历阳，而我老家就是乌江镇，现在就在历阳镇工作，于是愈加感到亲切。我在为故乡骄傲的同时，觉得有必要读读张籍，了解张籍，而且在教学中也会经常邂逅张籍及其朋友，于是求得徐礼节先生《张籍王建研究》，网购徐礼节、余恕诚合著《张籍集系年校注》等书，晨昏诵读，废寝忘食。

和县文化研究会成立不久，我校语文组申报马鞍山市级课题《和县地域文化和中学语文教学研究》，侥幸获得通过。作为课题组长，理应起到带头作用，只得自增压力，勉力为之。再后，承蒙薛从军先生及各位同好信任，任协会副会长，更觉任重道远。从那以后，我的业余时间，除却种菜、骑行、写作，就是读张籍作品及相关资料。有天晚上，我沿着门前的得胜河散步，突然想到，作为中唐著名乐府诗人的张籍，虽然已有几部研究专著，及若干篇论文问世，网上可搜到的信息也很多，却无传记行世。这显然是张籍研究中的一个空白。我虽已过知天命之年，却有初生牛犊的鲁莽，不自量力，勤勉笔耕。先是搜罗、细读张籍研究专著论文，再是反复研读张籍作品，之后编写目录、拟出提纲、撰写初稿。在写作中，尽可能多的吸收学界关于张籍研究的成果，缺乏资料支撑的部分则以想象补足，兼顾张籍作品解读以及唐代文化

常识。经过几年努力，几次删改，终于完稿。

在修改过程中，得到徐礼节先生鼓励、点拨。徐先生于百忙之中，读完书稿，提出很多修改意见，有概述，有夹注，使我受教良多。依据徐先生的意见，9月25日鲁迅先生诞辰这天，我开始改第三稿。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小长假里，除了参加几个必要活动外，埋头笔耕，今日完工，就是现在这稿。修改过程中，绝大部分采用徐先生意见，有些地方作了删除、注解或者保留。特别是有两处，一是张籍婚姻，二是张籍仕途，徐先生提出非常具体的意见，我或在注解中说明“本处为作者想象”，或以河南大学教授焦体先生观点解释。敝帚自珍，不忍割爱，此痼疾也。

令我感到高兴的是，拙稿继成为马鞍山市文联2019年度出版资助项目之后，又作为我校市级课题成果之一，得到校党总支书记、校长赵恒平同志及各位领导首肯，拟作为课题成果出版，发给全校师生阅读，以促进全体师生对于张籍乃至对于和县文化的理解。窃以为，这两方面，都是对我的厚爱与支持，也使我对于拙稿的出版增加了信心。三稿完成以后，通过微信发给好友安庆师大文学院教授王永兵先生，请其赐教，请其作序。又请赵恒平同志代写前言，以为推介。他们爽快应允，给我以莫大鼓舞。

1988年5月25日，在炊烟袅袅升起的那个时分，路遥终于为《平凡的世界》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。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巨著，耗费了他最宝贵的六年时光，也耗费了他的健康和生命。他缓缓地从前站起来，把手中的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。30多年后的今天，我想象他扔笔的姿势，揣测他当时的心理，觉得他的扔笔具有一种象征意义，那就是他把所有的困难扔出去。今天晚上，我终于改完全稿，站起身来，走到阳台上，打开窗子，近看枝繁叶茂的朴树，果实累累的银杏树，删繁就简的樱花树，老绿深红的石楠，渐渐枯黄的草地，眼光一路向下，直至大地；转身倒了一杯清茶，又由低处开始，抬眼向天，遥望星空，兼听秋虫唧唧。曾任和州刺史，与张籍唱和颇多的刘禹锡，其《秋词》曰：

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潮。
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

正是秋日，天高云淡，不着尘埃，喜看稻菽千重浪，兼有果蔬扑鼻香。可惜是在晚上，看不到鹤，也看不到白鹭，看不到灰喜鹊，作诗不成。但是，快乐的心情，却如鹤起，直达碧霄。

借此机会，感谢徐礼节先生，感谢王永兵先生，感谢马鞍山市文联领导，感谢我校领导，安徽文艺出版社周康主任，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我的老师朋友。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爱人，我买书时她不嫌费钱，我写稿时她做家务，书桌凌乱她能理解，书房的地板上，乱放的参考书，犹如遍地雪花，不能收拾，不能打扫，她都忍了。

最后，我要申明一句，我是非专业写作，没有专业平台，也没有足够资料，尽管力求写好，又有教授帮助，然而志大才疏，谬误极多。如能起到帮助普通读者了解张籍，产生对于张籍研究的兴趣，或能起到抛砖引玉、就教方家的作用，心愿足矣。

但愿张籍这张和县名片，能够引起越来越多的读者的关注。

春山春浓春亦败

禾刀

何大草从小酷爱读王维的诗歌。本书是对王维人生最后一年的文学式书写。这一年，王维刚好进入耳顺之年。或正因如此，他无论对生活还是他人，不怨不怒。本书生动再现了王维与裴迪的日常与复杂情感，与一二友人的交往，以及他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。诗与禅是探究王维内心宇宙的两把钥匙，它们包裹着王维的内心，令其呈现出诗意与哲学的光芒，生命由此获得了滋养、圆融与升华。这同时也是窥视中国文人在历史磨难中一路走来的一条门隙。

本书采用了大量对话，对话对象有裴迪、老方丈、贵妇等。对话暗藏禅语机锋，意味深长。761年4月初，王维和忘年交裴迪徒步去了辛夷坞。在裴迪看来此时春意正浓，而在王维眼里，此时“春败了”。“浓”是当下，“败”则指未来，这是“春”的宿命，当然也是王维心理的折射，毕竟王维已经步入人生的暮年，对人生早已参透。

关于生存理念，王维与裴迪有段精彩对话。裴迪问“会为五斗米折腰么？”王维的回答“少有事爽快。‘我会’。”同是田园诗人，同以归隐乡野为人生乐趣，但二人还是各有不同。

谈到二人的区别时，何大草曾指出，陶渊明是乱世避世，而王维是盛世避世。王维生活物资并不短缺，但他不吃肉，不喝酒，连茶都不喝，清心寡欲。这些恰恰与裴迪相反，也可以看成是王维的“出世”之举。然而，王维又不想完全脱离生活的底色，这也是他不赞同陶渊明的隐居方式，所以他认为，“万事皆空，肚子不能空”。

“诗和远方”勾起许多人的浪漫想象，实际上古人早就实现了这一“宏伟”目标，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等，无不是游走四方，一路上也写就许多精彩诗篇。但他们过得并不好，至少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并不满意，时常处于生活的窘迫之中。

王维的避世生活其实很有趣。辋川别墅坐落于终南山脚下。终南山直到今天仍是四面八方隐士竞逐之地。另一方面，辋川别墅离皇帝所居的都城长安仅几十里地。这也为王维与朝廷保持联系提供了可能。正因为离得不远，所以皇帝才可能半夜召见他，就为王维这句“月出惊山鸟”的诗，而讨个明白。避世而又不远离，这就是王维。就像他的诗，看似一目了然，又似暗藏

禅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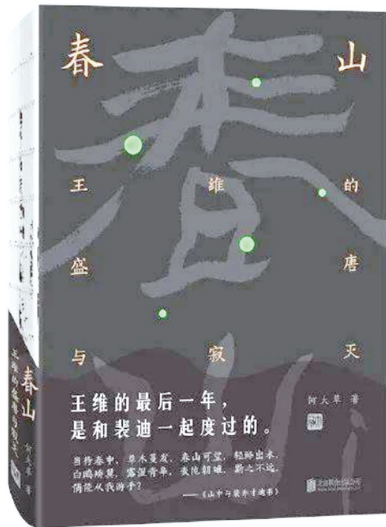
李白是诗仙，王维则是诗佛。书中通过裴迪还有吕逸人的来信，多次将此二人勾连在一起。

书中写到了两人的“相遇”。说是在酒楼上，有人说李白来了，结果王维眼里偏偏飞进了沙子，睁不开眼，就这样，两大诗人完美错过。但王维身边的裴迪还有吕逸人显然不愿错过这样的机会，他们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王维的“痛处”，“硬”是把李白摆在他的眼前。裴迪说“就你当初和李白，彼此能感受到对方的存在，表情却是漠然的”。吕逸人的信里也写道，“曾经有一个李白可能让阁下暗暗嫉妒过，阁下是长安诗魁，他是大唐诗仙。”说不清这种感觉到底是历史的遗憾，还是因为文人相轻，心底里的那份清高作祟的原因，也许只有王维自己能回答。

明明心里很想相见，行动上却又犹豫不决。也正因如此，何大草说，“王维的魅力在于他的不彻底。”也许这也是禅吧。

在老方丈问王维如果自己写四个字写什么时，王维给出的答案是“羚羊挂角”。这词的原意指诗文的超脱，王维用在这里当然恰如其分。更懂禅意的老方丈却讲了另一个更接近这四字字面意思的故事——所谓的超脱，只是人们刻意想象结果。一旦这种想象上升为固化的思维，人们往往容易忘记了其最初的含义。

这里的最初，应该说是人性的本真。王维当然有本真的一面，比如他在给吕逸人写信时，“鼻涕滴下，他吸了一口，没吸住，还是滴在了纸上。”找回个人本真并不难。生活的本真，其实就源自生活的细节。



《春山：王维的盛唐与寂灭》

何大草 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2020年6月出版